

中国现代经典文库



苏

青

豆酥糖



苏 青

豆

酥

糖



责任编辑:黄 滔

封面设计:剑 虹

中国现代经典文库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0 字数:3500 千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000 册

ISBN7-204-04812-1/I·893

每册定价:29.80 元

目 录

外婆的旱烟管	(1)
说话	(9)
河边	(19)
元旦演剧记	(28)
一月来的寄宿生活	(33)
试教记	(36)
小脚金字塔	(39)
女生宿舍	(45)
算学	(52)
我的女友们	(56)
涛	(59)
苏游日记	(88)
过年	(92)
断肉记	(97)
海上的月亮	(101)
自己的房间	(106)
我的手	(110)
归宿	(113)
谈女人	(122)
我国的女子教育	(127)
第十一等人	(133)
谈性	(138)

谈男人	(141)
烫发	(147)
我们在忙些什么	(155)
论女子交友	(160)
附：读了《论女子交友》后	(165)
不算辩正	(169)
红叶	(172)
论红颜薄命	(178)
好色与吃醋	(183)
真情善意和美容	(187)
听肺病少爷谈话记	(192)
写字间里的女性	(198)
组织里弄托儿所	(205)
牌桌旁的感想	(210)
看护小姐	(214)
家庭教师面面观	(219)
钱大姐	(224)
妇人之道	(228)
小姐辩	(230)
谏夫	(231)
未亡人	(233)
挑断脚筋之类	(235)
赌徒与荡妇	(238)
交际花	(240)
女作家与美貌	(242)
女人与老	(244)

女性的将来	(245)
女像陈列所	(248)
谈婚姻及其他	(253)
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	(259)
生男与育女	(264)
现代母性	(267)
科学育儿经验谈	(271)
附：关于《科学育儿经验谈》	(275)
科学育儿经验谈之性质与命题	(278)
小天使	(281)
母亲的希望	(289)
搬家	(295)
拣奶妈	(304)
王妈走了以后	(312)
论夫妻吵架	(319)
论离婚	(326)
再论离婚	(333)
夫妻打官司	(340)
送礼	(342)
做媳妇的经验	(347)
户长的苦处	(353)
好父亲	(356)
教子	(358)
救救孩子	(362)
为杀夫者辩	(372)
我与詹周氏	(383)

吃与睡	(387)
消夏录	(393)
夏天的吃	(398)
厨下	(401)
谈宁波人的吃	(403)
饭	(407)
蛋炒饭	(411)
买大饼油条有感	(413)
道德论	(416)
牺牲论	(423)
谈做官	(429)
论言语不通	(436)
《古今》的印象	(441)
上海事件纪念	(444)
桎梏	(450)
死后的同情	(457)
敬告妇女大众	(461)
如何生活下去	(463)
心	(465)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	(467)
救命钱	(469)
文化之末日	(472)

外婆的旱烟管

外婆有一根旱烟管，细细的，长长的，满身生花斑，但看起来却又润滑得很。

几十年来，她把它爱如珍宝，片刻舍不得离身。就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也叫它靠立在床边，伴着自己悄悄地将息着。有时候老鼠跑出来，一不小心把它绊倒了，她老人家就在半夜里惊醒过来，一面摸索着一面叽咕：“我的旱烟管呢？我的旱烟管呢？”直等到我也给吵醒了哭起来，她这才无可奈何地暂时停止摸索，腾出手来轻轻拍着我，一面眼巴巴的等望天亮。

天刚亮了些，她便赶紧扶起她的旱烟管。于是她自己也就不再睡了，披衣下床，右手曳着烟管，左手端着烟缸，一步一步的挨出房门，在厅堂前面一把竹椅子里坐下。坐下之后，郑妈便给她泡杯绿茶，她微微呷了口，马上放下茶杯，衔起她的长旱烟管，一口一口吸起烟来。

等到烟丝都烧成灰烬以后，她就不再吸了，把烟管笃笃在地下敲几下，倒出这些烟灰，然后遮厅堂角落里拣出三五根又粗又长的席草来把旱烟管通着。洁白坚挺的席草从烟管嘴里直插进去，穿过细细的长长的烟管杆子，到了装烟丝的所在，便再也不肯出来了，于是得费外婆的力，先用小指头挖出些草根，然后再由拇食两指合并努力捏住这截草根往外拖，等到全根席草都拖出来以后，瞧瞧它的洁白身子，早已

给黄腻腻的烟油沾污得不像样了。

此项通旱烟管的工作，看似容易而其实烦难。第一把席草插进去的时候，用力不可过猛。过猛一来容易使席草“闪腰”，因而失掉它的坚挺性，再也不能直插到底了。若把它中途倒抽出来，则烟油随之而上，吸起烟来便辣辣的。第二在拖出席草来的时候，也不可拖得太急，不然拍的一声席草断了，一半留在烟管杆子里，便够人麻烦。我的外婆对此项工作积数十年之经验，做得不慌不忙，恰能如意。这样通了好久，等到我在床上带哭呼唤她时，她这才慌忙站起身来，叫郑妈快些拿抹布给她揩手，于是曳着旱烟管，端着烟缸，巍巍颤颤的走回房来。郑妈自去扫地收拾——扫掉烟灰以及这些给黄腻腻的烟油沾污了的席草等等。

有时候，我忽然想到把旱烟管当做竹马骑了，于是问外婆，把这根烟管送了阿青吧？但是外婆的回答是：“阿青乖，不要旱烟管，外婆把拐杖给你。”

真的，外婆用不着拐杖，她常把旱烟管当做拐杖用哩。每天晚上，郑妈收拾好了，外婆便叫她掌着烛台，在前面照路，自己一手牵着我，一手扶住旱烟管，一步一拐的在全进屋子里视察着。外婆家里的屋子共有前后两进，后进的正中是厅堂，我与外婆就住在厅堂右面的正房间里。隔条小弄，左厢房便是郑妈的卧室。右面的正房空着，我的母亲归宁时，就宿在那边；左厢房作为佛堂，每逢初一月半，外婆总要到那儿去点香跪拜。

经过一个大的天井，便是前进了。前进也有五间两弄，正中是穿堂；左面正房是预备给过继舅舅住的，但是他整年经商在外，从不回家。别的房间也都是空着，而且说不出名

目来，大概是堆积杂物用的。但是这些杂物究竟是什么，外婆也从不记在心上，只每天晚上在各房间门口视察一下，拿旱烟管敲门，听听没有声音，她便叫郑妈拿烛前导，一手拐着旱烟管，一手牵着我同到后进睡觉去了。

但是，我是个贪玩的孩子，有时候郑妈掌烛进了正房，我却拖住外婆在天井里瞧星星，问她织女星到底在什么地方。暗绿色的星星，稀疏地散在黑层层天空，愈显得大地冷清清地。外婆打个寒噤，拿起旱烟管指着前进过继舅舅的楼上一间房间说着：“瞧，外公在书房里读书做诗呢，阿青不去睡，当心他来拧你。”

外公是一个不第秀才，不工八股，只爱做诗。据说他在这间书房里，早也吟哦，晚也吟哦，吟出满肚牢骚来，后来考不进秀才，牢骚益发多了，脾气愈来愈坏。有时候外婆在楼下喊他吃饭，把他的“烟士批里纯”^①打断了，他便怒冲冲的冲下楼来，迎面便拧外婆一把，一边朝她吼：“你这……这不贤女子，动不动便讲吃饭，可恨！”

后来拧的次数多了，外婆便不敢叫他下来吃饭，却差人把煮好的饭菜悄悄地给送上楼去，放在他的书房门口。等他七律两首或古诗一篇做成了，手舞足蹈，觉得肚子饿起来，预备下楼吃饭的时候，开门瞧见已经冰冷的饭菜，便自喜出望外，连忙自己端进去，一面吃着，一面吟哦做好的诗。从此他便不想下楼，在书房里直住到死。坐在那儿，吃在那儿，睡在那儿，吟哦吟哦，绝想不到世上还有一个外婆存在。我的外婆见了他又怕，不见他又气（气得厉害），胸痛

① 英文“inspiration”的音译，即“灵感”。

起来，这次他却大发良心，送了她这杆烟管，于是她便整天坐在厅堂前面吸烟。

“你外公在临死的时候，”外婆用旱烟管指着楼上告诉，“还不肯离开这间书房哩。又说死后不许移动他的书籍用具，因为他的阴魂还要在这儿静静的读书做诗。”

于是外婆便失去了丈夫，只有这根旱烟管陪她过大半世。

不幸，在我六岁那年的秋天，她又几乎失去了这根细细的，长长的，满身生花斑的旱烟管。

是傍晚，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要到寺院里拜焰口去哩，我拖住她的两手，死不肯放，哭着嚷着要跟她同去。她说，别的事依得，这件却依不得，因为焰口是斋闲神野鬼，孩子们见了要遭灾殃的。于是婆孙两个拉拉扯扯，带哄带劝的到了大门口，她坐上轿子去了，我给郑妈拉回房里，郑妈叫我别哭，她去厨房里做晚饭给我吃。

郑妈去后，我一个人哭了好久，忽然发现外婆这次竟没有带去她的几十年来刻不离身的旱烟管。那是一个奇迹，真的，于是我就把旱烟管当竹马骑，跑过天井，在穿堂上驰骋了一回，终于带了两重好奇心，曳着旱烟管上楼去了。

上楼以后，我便学着外婆样子，径自拿了这根旱烟管去敲外公书房的门，里面没有声响，门是虚掩的，我一手握烟管，一手推了进去。

书房里满是灰尘气息，碎纸片片散落在地上，椅上，书桌上。这些都是老鼠们食剩的渣滓吧，因为当我握着旱烟管进来的时候，还有一只偌大的老鼠在看着呢，见了我，目光灼灼的瞥视一下，便拖着长尾巴逃到床底下去了。于是我看

到外公的床——一张古旧的红木凉床，白底蓝花的夏布帐子已褪了颜色，沉沉下垂着。老鼠跑过的时候，帐子动了动，灰尘便掉下来。我听过外婆讲僵尸的故事，这时仿佛看见外公的僵尸要掀开床帐出来了，牙齿一咬，就把旱烟管向前打去，不料一失手，旱烟管直飞向床边，在悬着的一张人像上撞击一下，径自掉在帐子下面了。我不敢走拢去拾，只举眼瞧一下人的图像，天哪，上面端正坐着的可不是一个浓眉毛，高颧骨，削尖下巴的光头和尚，和尚旁边似乎还站着两个小童，但是那和尚的眼睛实在太可怕了，寒光如宝剑般，令人战栗。我不及细看，径自逃下楼来。

逃下楼梯，我便一路上大哭大嚷，直嚷到后进的厅堂里。郑妈从厨下刚捧了饭菜出来，见我这样子，她也慌了。我的脸色发青，两眼直瞪瞪的，没有眼泪，只是大声干号着，郑妈抖索索的把我放在床上，以为我定在外面碰着了阴人，因此一面口念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一面问我究竟怎样了。但是我的样子愈来愈不对，半天，才断断续续的迸出几个字来：“旱烟管……和尚……”额上早已如火烫一般。

夜里，外婆回来了。郑妈告诉她说是门外有一个野和尚抢去了旱烟管，所以把我唬得病了。外婆则更猜定那个野和尚定是恶鬼化的，是我在不知中用旱烟管触着他，因此惹得他恼了。于是她们忙着在佛堂中点香跪拜，给我求了许多香灰来，逼着我包包吞下，但是我的病还是没有起色，这么一来可把外婆真急坏了，于是请大夫啦，煎药啦，忙得不亦乐乎。她自己日日夜夜偎着我睡，饭也吃不下，不到半月，早已瘦得不成样子。等到我病好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

郑妈对我说：“阿青，你的病已经大好，你现在该快乐了吧。”

她对外婆也说：“太太，阿青已经大好，你也该快乐了吧。”

但是我们都没有快乐，心中忽忽若有所失，却不知道这所失的又是什么。

不久，外婆病了。病的原因郑妈对她说是劳苦过度，但——她自己却摇摇头，默不作声。于是大家都沉默着，屋子
里面寂静如死般。

外婆的病可真有些古怪，她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哼，沉默着，老是沉默着……我心里终于有些害怕起来了，告诉郑妈，郑妈说是她也许患着失魂症吧，因此我就更加害怕了。

晚上，郑妈便来跟我们一个房间里睡，郑妈跟我闲谈着，外婆却是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郑妈说：这是失魂症无疑了，须得替她找着件心爱的东西来，算是魂灵，才得有救。不然长此下去，精神一散，便要变成疯婆子了。

疯婆子，多可怕的名词呀！但是我再想问郑妈时，郑妈却睡熟了。

夜，静悄悄地，外婆快成疯婆子了，我想着又是害怕，又是伤心。

半晌，外婆的声音痛苦而又绝望地唤了起来：“我的旱烟管呢？我的旱烟管呢？”接着，窸窸窣窣的摸了一阵。

这可提醒了我的记忆。

郑妈也给吵醒了，含糊地叫我：“阿青，外婆在找旱烟管呢！”

我不响，心中却自打主意。

第二天，天刚有些亮，我觑着外婆同郑妈睡得正酣，便自悄悄地爬下床来，略一定神，径自溜出房门。出了房门，到了厅堂面前，凉风吹过来，一阵寒栗。但是我咬紧牙齿，双手捧住脸孔，穿过天井，直奔楼上而去。

大地静悄悄，全进屋子都静悄悄的。我鼓着勇气走上楼梯。清风冷冷从我的颈后吹拂过来，像有什么东西在推我驾雾而行似的，飘飘然，飘飘然，脚下轻松得很。到了房门口，我的恐怖的回忆又来了，于是咬咬牙，一手推门进去，天哪，在尘埃中，在帐子下面，可不是端端正正的放着外婆的旱烟管吗？

带着颗喜悦的心，我一跳过去便想拾收，不料这可惊着了老鼠，由于它们慌忙奔逃的缘故，牵得帐子便乱动起来。我心里一吓，只见前面那张画着和尚的像，摇晃起来，瘦削的脸孔像骷髅般，眼射寒光，似乎就要前来扑我的样子，我不禁骇叫一声，跌倒在地。

等我悠悠醒转的时候，郑妈早已把我抱在怀里了，外婆站在我的旁边低声唤，样子一些不像疯婆子。于是我半睁着眼，有气没力的告诉她们：“旱烟管……外婆的……魂灵，我已经找回来了。”

外婆的泪水流下来了，她把脸贴在我的额上，轻轻说道：“只有你……阿青……才是外婆的灵魂儿呢。”

“但是，和尚……”我半睁的眼瞥见那张图像，睁大了，现出恐怖的样子。

外婆慌忙举起旱烟管击着那光头，说道：“这是你外公的行乐图，不是和尚哪，阿青别怕，上面还有他的诗呢！”但是我说我不要看他的诗，我怕他的寒光闪闪的眼睛。于是

外婆便叫郑妈快抱我下楼，自己曳着旱烟管，也巍巍颤颤地跟了下来。于是屋子里一切都照常，每天早上外婆仍旧坐在厅堂前面吸烟，通旱烟管，晚上则叫郑妈掌烛前导，自己一手牵着我，一手拿旱烟管到处笃笃敲门，听听里面到底可有声音没有。

外婆与她的旱烟管，从此便不曾分离过，直到她的老死为止。

（原载《浣锦集》天地出版社 1944 年 4 月初版）

说 话

为了爱说话，我已不知吃了多少亏哩；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父亲就横渡太平洋，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他的银行学去了，母亲也自进了女子师范，把我寄养在外婆家，雇了一个瘪嘴奶妈。外婆家在离本城五六十里的一个山乡，外公在世时原也是个秀才，但在十二年前早已到地下“修文”去了，没有儿子，只遗下我母亲及姨母二个女儿。当我出世的时候，姨母已在前一年死去，家中除外婆外，尚有一个姨婆，她是外公用一百二十块钱买来生儿子的，不料进门不到一年，外公就患伤寒死去，蛋也没有下一个。乡下女人没有傻想头，只要不冻饿就好了，于是她就在十九岁起跟外婆守节守了十二年，好在她们有山，有田，有房子，雇了一个老妈子，生活还过得去。过继舅舅在城中学生意，因此这一进背山临水的古旧大屋内，只有外婆，姨婆，老妈子，奶妈及我五个女的，唯一的男性就是那只守门的阿花了。

据她们说，我在婴儿时期就不安静，一引就哭，一逗即笑，半夜三更也要人抱着走。讲话讲得很早，六七个月光景就会开口喊妈。两周岁时更会吵了，终日咿哑，到了半夜里还不肯灭灯，同奶妈并头睡在床上指着花夏布帐上的花纹喊：“兰花，梅花，蝴蝶！”

断奶后，外婆常叫姨婆抱着我到隔壁四婆婆，三舅母，

长长太太等处去玩，她们因我不怕生，都逗着我说笑，叫我“小鹦哥”，雪团印糕等土点心总是每天吃不了。山乡女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优雅”“娇贵”，冬天太阳底下大家围着一大圈大笑的，吐属当然不雅，声音也自粗硬，我在她们处学会了高声谈笑，这使我以后因此吃了不少的亏。

到了我六岁那年，外婆替过继舅父娶了亲，从此屋中又多了一人。那位舅母表面上尚待我客气，骨子里却深恨我多吃外婆家的饭，而且也许将来我出嫁时，外婆会把她的珠环玉镯都塞给我哩，因此常在背后说我乞儿嘴，讨大人欢喜，好骗些东西，这类话姨婆也颇有所闻，都把来一五一十的传给外婆听。

有一次，姨婆抱着我上山去攀野笋，在归来的途中，我快乐极了，搂着姨婆的脖子喊：“姨婆是小老妈！姨婆是贱娘子！”这句话本是舅母教给我的，我听着有趣，故记在心头，此刻为表示我的快乐与对姨婆的谢意起来，故高声哼了出来。不料姨婆陡然变了脸色，拧了我一下，骂道：“看你将来福气好，去当皇后娘娘！我是生来命苦做人家小老妈，同是爷娘十个月生的，有什么贱不贱！”说着径自回到家中，把野笋向外婆脚边一丢，气愤愤地告诉了一遍，还说要上外公坟上哭去。外婆也生起气来，怒道：“你不是小老妈，该还是他外公拿花轿抬你来的？充什么好汉！孩子家说话也有得计较的，该还要她备香烛向你磕头哩！你高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高兴就回老家拿山芋当饭吃去，我拚却丢脱一百二十块钱！”姨婆被骂得哭进房里去了，从此见了我就爱理不理。

舅母见她第一个计划已告成功，于是过了几天，笑容满